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08054

西漢年紀卷十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爲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卽日兩字據史記田蚡傳太子卽皇帝位本紀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異如此按史記田蚡傳云孝景崩卽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蓋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誤今從漢書本紀立太子妃陳氏爲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追尊王仲爲共讀曰恭侯槐里

退補齋藏板

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帝初稱制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蚡傳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清河太傅轅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子皆以賢良徵宏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轅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考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通鑑載於宏再應賢良時誤矣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

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爲中大夫公孫宏爲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馮唐亦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以子遂爲郎見轅固馮唐鼂錯公孫宏嚴助傳六月丞相衞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事據本傳增入以景帝病時諸官內多坐不幸者而不任職免之綰傳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郎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復置太

尉官五字據史記大事記以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傳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臧上書得宿衞申公傳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術推轂臧爲郎中令代人趙綰爲御史大夫嬰蚡傳綰亦嘗受詩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公傳按魯申公本傳稱武帝初王臧

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徵魯申公之文此本書王臧事當是因徵申公事附見然竟冠秋七月於王臧上書之上殊誤嬰蚡又欲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皇竇太后滋不說嬰蚡傳柱乘善辭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柱乘傳是歲徙中尉甯成爲

內史百官表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爲掾成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張湯傳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據表增入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酷吏傳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史考之正是不爾景帝時鼂錯以御史大夫要斬東市大臣受刑蓋自錯始周亞夫以列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蓋自亞夫始孟堅謂始於甯成其誤甚矣今刪去不取時吏治尚循謹然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

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酷吏傳

初帝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爲淮陽太守是歲入爲太僕本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獻所作內書二十一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

然後罷時帝方好艷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本傳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尙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王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於北方劉向謂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

八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元年爲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爲丞相矣不應尚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安傳石慶嘗爲太僕御出考異曰司馬公以爲百官表不載慶爲太僕恐是攝職按百官表當時除拜脫落不書者極多不獨慶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萬石公傳三月乙未以太常桓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强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莊青翟書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攷田蚡傳云二年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桓

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綰之逐青翟之拜同在一年今從列傳按紀傳丞相竇嬰御史大夫趙綰皆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莊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綰之罷疑有脫文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荀紀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

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繁欲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音烏邑一合反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許句反又許于反漂匹遙反山聚蟲古蚊字成雷古當字朋黨執虎十夫橈女教反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山豉反又刀支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蝨音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音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讀曰壅閼烏曷反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音奚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邱略反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

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皋膠倉終君嚴葱奇等考異曰通鑑載於嚴助救東甌之後今從助傳序於其前並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

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嚴助傳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封爲廣武侯嚴助閩粵傳史記大事記是歲以北地都尉蘇安國爲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衞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

夫徙夫爲燕相夫傳北平侯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國除侯表上始爲微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爲建元三年今附年末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顏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長信太后宮也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工釣反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曰供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

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天文志江都王非來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趕通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始帝爲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

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卧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佞幸傳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注佗以建元四年卒皇甫謐曰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爲右內史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荀紀罷傳記博士趙岐孟子序夏四月平原君薨本紀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

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牸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馬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食貨志考異曰此段見平準者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準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漢興之初至後七年才六十六年謂之七十餘年於義未安蓋武帝承文景涵養之餘又竇太后在上帝猶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靜之福故當時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漢興已七十載又二年而竇太后崩是後紛紛多事漢家至此遂一變矣太史公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蓋深有感焉今附於竇太后未崩之前一年

退補齋藏板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本紀考異曰五行志作建元六年六月丁酉按志既言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下又云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同是一歲不應六月在四月之先志之誤必矣漢書本紀作二月乙未荀紀作三月乙未以長歷考之三月壬戌朔無乙未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本紀考異曰此語見漢書本紀而外戚傳乃云竇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與紀不同以史考之竇太后之立才四十五年今云五十一年固誤又云後景帝六歲則爲建元六年無疑若至元光六年則後景帝十有二年矣不應

云六歲也按史記外戚世家作建元六年而班氏改爲元光誤矣今從漢書本紀史記外戚世家合葬霸陵遣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外戚傳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竇太后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百官表田蚡傳蚡旣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林傳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

退補齋藏板

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爲丞相史薦補侍御史湯傳有星孛于北方五行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謂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天文志荀紀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

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本紀南粵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閩越反於正月今按漢書本紀通鑑載於秋八月後疑大事記誤今從本紀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嚴助傳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

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劉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按原本脫今聞有司以下至此文意不屬今節錄本傳增入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殊異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按原本脫越人名爲藩臣以下至此文勢不足今節錄本傳增入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

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人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民不聊生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讀曰展）馮（讀曰凭）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讀曰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要荒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讀曰諷指於南越嚴助傳南粵王胡遣太

子嬰齊入宿衛南粵傳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字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貌武卓反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

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讀曰仰治今閩越王狠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功侯反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無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讀曰嚮屯留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疲倦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

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討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嚴助傳是歲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田蚡傳云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田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閩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尚以大農稱也荀紀通鑑皆載於擊閩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讀曰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居庶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

退補齋藏板

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汲黯傳太史令司馬談愍學老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接司馬遷傳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必作於建元蓋是時竇太后已崩武帝相田蚡隆儒術而貶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竇太后已崩之後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敎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敎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其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尊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

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君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讀曰諷曉南粵南粵食讀曰

飲蒙蜀枸音矩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普安反禺音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徑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傳

西漢年紀卷十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中尉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歐自建元元年爲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爲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從二傳六月罷本紀先是廣爲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

退補齋藏板

屯及出擊敵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反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敵卒讀曰猝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同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李廣傳五月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

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

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返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瑲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下尚有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自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亦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

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

貴者始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壞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

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案原本作冊董仲舒據制辭稱百餘人則非獨冊仲舒也今依本傳作冊之曰而刪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耤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咨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

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錄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

聞良玉不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

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幷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念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勵也夫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

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

退補齋藏板

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民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

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厚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

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

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復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

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朘月削寖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繆盭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富者驕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唯本紀載於元光元年下又云公孫宏出馬按宏傳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元狩二年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自元狩逆數至武帝卽位之初蓋二十年則宏之初舉賢良其在建元元年明矣至於復徵又元光五年也本紀云公孫宏出馬殊誤今不取司馬公通鑑弁董仲舒疑以爲不當列於此年謂舉孝廉在十一月對策在五月如此豈得謂自仲舒發之遂移於建元元年今以仲舒策考之移於元年與當時事勢殊不合仲舒曰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漢興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應以爲七十餘歲矣至元光之元乃七十三年故可云爾又曰弁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武帝建元之初亦無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

建元六年開犍爲郡卽夜郎地夜郎以建元六年通故次年對策及此也然則漢書紀載於元光元年得之矣故荀紀從焉或曰審如此舉孝廉何爲在十一月對策何爲在五月以愚度之或史氏誣載固未可知或傳流之遠顚倒失之亦未可知或未變太初歷前之月日史氏偶失之改遂用己改之例倒之亦未可知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及武帝改太初歷用夏正史氏紀蓋恐其與改月日溷併追改於前月耳舉孝廉之十月意者當時之八月也對策之五月意者當時之二月也史氏旣失于追改遂用前例以列於前耳不然武帝故事何以先載仲舒對策而始以舉孝廉繼之耶或又曰仲舒傳載對策畢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又云遼東高廟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奏之仲舒由是得罪二災在建元六年以論災異抵罪也以在元光元年不應先於建元六年使對策史考之仲舒所論非當年事也蓋追憶耳故仲舒傳云先是遼東高廟災而荀紀亦載遼東高廟災其後

董仲舒云云觀此二言則知非建元六年致論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仲舒自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然則仲舒私家著記因追述二災未可知也今仲舒對策從漢書本紀荀氏漢紀載於此年又依武帝故事以舉孝廉事附焉至於相江都論三仁著災異記以次列焉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仲舒爲江都相仲舒相易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

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虞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仲舒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

仲舒推說其意以爲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親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皋在外者天災外皋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傳六月客星見于房天文志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荀紀是歲天星盡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荀紀漢書天文志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視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大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二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郊祀志退補齋藏板

春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音晚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

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扶目反）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音衛）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蠻戎不與（讀曰豫）正朔服色非威不

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居力反）之兵也至如猋（必遙反）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讀與穆同）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讀曰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讀曰支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弋季反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退補齋藏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之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韓安國傳考異曰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

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反陰使聶壹爲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度徒各反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匈奴傳

退補齋藏板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略藏州三字本嚴安傳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耆耋皆出貨財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

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準書

上嘗輦至郎署一老郎鬢眉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將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弗聽乃用爲會稽都尉武帝故事考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原書於馬邑事後今附是歲之末

退補齋藏板

三年祁侯繒它坐六射擅罷去免功臣表繒它免史記漢書按祁侯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

西漢年紀卷十二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史記大事記　晦論殺魏其侯竇嬰於渭城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族灌夫棄魏其侯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傳亦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非也按傳既族灌夫殺竇嬰至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蚡死於元光四年五月乙卯不應灌夫竇嬰之死反在蚡後明傳誤矣今從紀表　初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爲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蓺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蚡傳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夫爲人剛直使酒諸蓺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許史反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

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千容反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且日早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音灑又所寄反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

退補齋藏板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之欲反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讀與慢同又莫連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

易忿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

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昌涉反囁人涉反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衞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麾字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賓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音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甚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甚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徒各反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印讀曰仰視天俛畫地辟普計反睨吾計反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

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輟音凌轢郎擊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

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仕客反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

事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步戶反）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痺（音肥）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灌夫傳）鄭當時貶秩爲詹事（當時傳）

退補齋藏板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史記傳贊）

春丞相武安侯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謝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

之三月乙卯蚡竟死本紀蚡傳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五月乙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危安國傳百官表案原本止載蚡死及張歐爲御史夫夫而不載薛澤之相安國之免當是脫落今補入秋九月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張歐傳是歲翕侯郎鄲坐行不請長信免侯表

五年冬十月河閒王德來朝史記年表德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薨本紀考異曰帝語班馬不載而見名臣奏蓋河閒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于栗氏子矣況德賢明如此而屬又親凡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德知其意歸而縱酒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蓋等死也當時之事孰如是而史氏不載幸其軼見于他說故後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晦諱因以湮沒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王子不害嗣河閒王傳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戈二反河閒

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禮樂志）夏發巴蜀卒千人治西南夷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西南夷傳）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魚龍反）然皆鄉（讀曰響）風慕義欲爲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以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熢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反）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生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古野字山古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所具反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論陛下意毋忽相如傳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外戚世家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

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紀傳竇太主數讒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外戚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中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傳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兩語見晉志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兩語見禹傳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讀爲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刑法志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本紀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初宏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宏迺移病免歸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

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古草字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許穢反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之欲反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邱舉反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頻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

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讀曰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扶問反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

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

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巡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本紀以爲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爲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爲左內史在元光五年荀紀亦載對策于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紀亦云宏于元光五年爲國人所推上爲賢良觀此則宏之再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本紀積食之詔載於八月之後若此詔在八月則宏不應于今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于年末耳今從通鑑添是歲兩字宏爲人談

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宏傳詹事鄭當時爲大農令百官表當時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于已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卧反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表載于此年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胡電反見當時傳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賀出雲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萬騎青至龍城得敵首虜七百人唯青賜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匈奴傳以爲秋今從本紀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青匈奴傳考異曰漢書本紀載于秋匈奴傳以爲冬今從本紀按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元光五年爲中尉歲餘徙衛尉此本於五年書安國爲中尉此處忽書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而此上不書徙衛尉事疑有脫文是歲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先是司馬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爲元光六年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攄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再從駹定筰存卭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

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幷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特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所宜反沈澹徙濫反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步干反胝竹尸反無胈步葛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身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躋初角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幷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

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絏號泣內鄉而怨日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盥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誅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翁忽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祗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戴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倣罔靡徙遷延而辭避相如傳堂邑侯陳午薨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姣音狡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病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徙珥跣頓首謝因引偃偃隨主伏殿下上爲之起常從游戲北宮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考異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寡私近董偃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後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尚未薨於竇太主豈得云寡居今載于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帝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于此後隆慮音盧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曰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之欲反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召讓

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奚反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音桓又音官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於粉反

無聞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瑇音代瑁音昧）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戲音麾）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諧（與諧同竹交反）而已（東方朔傳）中大夫趙禹爲中尉

百官表

08054

上海古籍出版社